

张秋 著

# 历史的人质

极端年代的电影记忆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http://www.cjxinshiji.com)  
出品

这是我第一次以影迷的身份，来推荐一本和电影有关的书。

《历史的人质》写得扎实，厚重，悲情，焦灼。张秋选择了一个大题目，也是个好题目，只有最自信的影评人渴望对此发言，它需要看片量、阅读面，还有思考力的支撑。张秋在这三方面都有优势，这使得他的写作路数与众不同——从“救赎”，写到“中产”，再写到“历史中的个体命运”，他给自己设置了“高度”，需要思想的跳跃，他也给自己设置了“宽度”，因此他运筹帷幄地调集电影的兵马，去攻克一座又一座城池。

淘碟也是我写作之余的一大爱好。经常是买回一堆影碟，其中很多是坊间所说的闷片。很多闷片其实不闷，很骚动，很惊悚。张秋书里的电影，我大部分都看过。它们都符合我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那就是触及人性。此刻，作者以人质之名，将相关的电影整齐、肃穆地集结在一起，接受我们的检阅。

我认同作者在书中选择个体、私人这样一个小角度，正如我认同巴尔扎克的一个说法：写作是私人的民族史的版本，它强调了小（私人），强调了个人，但是同时它又强调了一个大，一个民族，它把小和大对接起来，小中有大。

如果要我来形容个体与历史的关系，那么它或许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中眼泪和墙的关系，是我在《河流的秘密》中写到的河与岸的关系。历史永远是湿的，它是一条泪水之河。河流的秘密始终是一个秘密。

苏童

2011年7月20日写于南京

## “人质三部曲”总序

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齐曾经说过，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哲学家萨特也有类似表述）。他正是从这个角度去拍摄《末代皇帝》的。在片中，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皇帝从他登基那天起，就成为了自己领地里的囚徒，在退位后仍是。但现在他长大了，他会问为什么他是所有中国人中唯一一个不能踏出自家大门的人。我想皇帝是这个地球上最孤独的女孩。”连皇帝都成了囚徒，草民就更不待言了，且两者的境遇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它只是用来说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历史的人质，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被历史绑架，乃至撕票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在动荡的历史情境之中，在占大多数的普通个体之中，显得尤为惨烈。贝托鲁齐把皇帝还原为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眼中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孤独的女孩”打动了全世界观众的心。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一个皇帝的孤独，所谓“高处不胜寒”，离百姓太远。更值得感知和操心的，是被压在历史底部的普通人——有多少统治者能体恤他们的疾苦？反观张艺谋在《英雄》中用秦王统一天下的“崇高理想”去感化向他寻仇的刺客，将暴虐之君尊为天下最大的英雄，这种硬往皇帝脸上贴的英雄史观，确实显得很可怕。学者刘小枫说得好，历史不是用来显现王权和天理的，而是为了个体生命力的伸展。生命力的权利与历史一旦结合，历史的发展就有了一个合理的理性法则，依据这个法则，历史也就有了意义。

关于人类事务的所有核心概念，都源于个人的困境（以赛亚·伯林语），而人质这个词，最形象不过地道破了个体身居历史之中的无力感，揭示了极具普遍意义的人之“存在与虚无”。对于这个词触电式的敏感，成为本书的写作诱因，我也因之将这三本书命名为“人质三部曲”。这个词串起了我特别喜欢、同时也在很大范围内引发观众共鸣的一个电影类型，即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而非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来记述历史，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管窥和洞悉历史的真相、人性的真相。在人质现象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权力结构、社会机制和人性基础在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有意义的话（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么本书所认同的意义，就是历史必须服务并服从于个体生命力，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异己力量在发挥作用。

与官方的历史相对应，本书所选的这一类电影，连同其他样式的文艺作品，为我们共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浑身上下沾满了个体的血泪，浸透了个体的苦难。刘小枫将苦难记忆视为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一种历史意识。他说，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

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

人质的角度决定了本书的两个要点：一、它的主体和站位是人，个体的人；二、这个人，不是英雄（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不是伟人。福柯在《电影手册》的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如果不通过史诗这种手段，也就是说把历史当作英雄故事一样来讲述，历史怎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话语，找回自己的过去？福柯的质疑，正是我在选择影片时依循的一条重要思路。

三部曲涉及的历史背景当然不可能是全景式的，而是从电影这一素材出发，选择了具有标志性的现当代历史事件，或者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卷《历史的人质》中是一战、二战，纳粹大屠杀在修订版中单列成章；第二卷《太阳的人质》中是前苏联、东欧，以及作为冷战时期标志的柏林墙；第三卷《正义的人质》中是两场“冷战中的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9·11”事件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也被纳入其中，藉此展望21世纪的未来岁月。热战与冷战相互交替的“极端的年代”、动荡的历史，已经并将源源不断地催生出无数电影经典力作，它们本身也屡屡构成了历史性的事件，构成了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集体记忆史的一部分，推动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帮助我们对抗“有组织的遗忘”。本书选片力求经典，但同时也会兼顾电影中呈现的事件与人物命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马克·费罗作为首位获准参阅苏联档案的西方史学家，也是首位把电影当作历史代言人和史料来研究的学者，曾经如此阐述电影的功绩——他说，借助记忆或口头证明的影像调查，如今比比皆是。这么一来，电影就帮助人们构建了一部非官方的“反历史”。电影在对照官方历史方面扮演着积极角色，在唤醒人们的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费罗认为，新闻片也好，故事片也好，影像所反映的现实看起来真实得可怕。人们发现，它未必符合执政者的论断、理论家的设想或反对派的分析。它非但未为他们的言论提供佐证，反而不时反衬出他们的可笑。电影具有这种功绩，即解构了经过几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才成功建立起来的绝妙平衡。费罗并不认为各种类型的电影之间存在多少界限，在史学家眼里，虚构的影片是和历史本身一样的历史。他还说，无论哪一类影片——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的，还是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最成功的始终是那些把个体的经历如一对夫妇、一个家庭等的故事搬上银幕的。

本书所选影片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笔者意在探讨个体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到底有多大，以及孤独无援的个体在做出选择时，所经历的种种身不由己的矛盾和痛楚，藉此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缘何又被历史所绑架，所困困，所遮蔽，所压制，所蹂躏，所牺牲，个体的人如何被成功地分子化、碎片化，如何“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如何不约而同地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如何沦为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数字，当然，还有如何“尽人性的本分”，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本书也藉此证明，自由不是天赐，它的获得需要信念的支撑，并且常常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个体与历史之间对比悬殊的肉搏，将永无休止。人质这个词代表着不自由，代表着历史的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意味着个体的无为。正如波普尔所说，他主张历史没有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历史所做的一切在政治权力史中显得束手无策，或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残忍的玩笑来看待。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意义。

三部曲上百万字的写作，花了我七年多的时间，其中甘苦，唯有自知。笔者并非从事历史研究，只是从多年浸淫其中的电影出发，作些兴之所至的阅读。本书有点类似于看片笔记和读书笔记的结合体，其显而易见的缺陷是引述过多、文字过长，望读者见谅。刚开始酝酿这个选题时，我用的是笨人笨办法，先把网撒开再说。我同时面对两个大海：一是历史之海，二是电影之海，网罗的原始素材多到难以招架。之后便开始根据“人质”的主题、每卷内容的相对完整和独立、各卷之间分量的平衡，以及相关片源的支撑等等要素，反复整理、压缩、筛选，直至确定为三卷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个很大的架构，写这样一套书，对我而言是不自量力，但我无法抵挡这一诱惑。《历史的人质》其实是一开始起的总书名，后来才给二、三卷起了分卷名。

感谢金浩、孟通对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感谢陈蓓对我一如既往的包容。

张秋

2016年岁末

《历史的人质》于2011年12月初版，承蒙读者错爱，有过二刷。此次修订再版，给了我尽力弥补遗憾的机会。首先是对章节作了调整，将“犹太人大屠杀”从“二战”中拎出来单设一章。一方面使结构、脉络显得更加清晰合理，另一方面从分量上讲，它也完全配得上。根据这一调整，修订版所做的改动是“增四去六”：即在新设的第三章中增补了《无处为家》《钢琴家》《伪钞制造者》《索尔之子》四部影片，其中三部均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另一部《钢琴家》为奥斯卡最佳导演等三个奖项的得主；去掉了第一章中的《魂断蓝桥》《死刑》，及第二章中的《凯旋门》《情妇玛依》《我们都是杀人犯》《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对保留的篇目，也补充了不少资料，并做了较大篇幅的修改和删减，另外还更新了延伸观看以及二度延伸观看的片目。

本卷初版序言中，提到书中所选影片的大部分主创人员，包括原著作者等，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片中反映的也多为真实历史事件，这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不少文献价值。现根据修订篇目作一简单梳理，也可作为本卷的一个间接导读。

《西线无战事》这部自传体小说的作者雷马克，在一战中被送往西线战场，共负过五次伤。他后因遭受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作品也被焚毁。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一战期间本为逃避兵役而移民美国，却又被征召加入远征军并派往法国，直至战争结束。《无情战地有情天》改编自雷马克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生生存亡的年代》，作者本人在片中亲自扮演了二战时期德国抵抗纳粹运动成员波尔曼教授。导演道格拉斯·瑟克生于德国汉堡，希特勒上台后，瑟克被他的一个演员告发，为此受到了调查和攻击，在莱比锡市长格德勒博士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格德勒后因参与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而被处死。瑟克的第二任妻子是犹太人，为此他受到前妻、一名纳粹狂热分子的公开揭发和谴责。1937年瑟克开始了流亡生涯，希特勒和戈培尔都希望他回归，但他断然拒绝。他之所以青睐雷马克的这个故事，还有一层个人原因：他唯一的儿子1944年战死于乌克兰；

《永别了，武器》的作者海明威一战爆发后志愿赴意大利军队服役，当了一名战地救护车司机，在前线的迫击炮轰击中身受重伤，在12次手术中从他身上共取出过200多枚弹片。这部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带有作者浓厚的自传色彩；

《大幻影》的导演让·雷诺阿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负伤，落下终身残疾，伤愈后他又加入

空军侦察机中队，在一次事故之后中断了其飞行生涯。这部影片就是根据他自己和战友在一战中的亲身经历拍摄而成；

《光荣之路》的作者亨弗莱·科布曾在加拿大军中服役三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战中发生在法国军队里的一个真实案例，史称“苏安四下士事件”；

《雷德尔上校》和《靡菲斯特》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这两部电影的导演伊斯特凡·萨博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藏身于亲戚朋友家中，才得以躲过了大屠杀。匈牙利事件之后，他还被迫做过秘密警察的线人。《雷德尔上校》的制片人曼弗雷德·杜尼约克是一名德国犹太人，他家中许多亲人均惨死于纳粹集中营。作为德国文化界的名人，他曾经为中德建交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获得过德国总统勋章，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靡菲斯特》的作者是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他与姐姐艾丽卡·曼十分亲近，他们都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和反纳粹人士。艾丽卡·曼有过两次婚姻，其中一次是跟古斯塔夫·格鲁根斯，他被称为德国现代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演员。两人结婚后，克劳斯·曼和他们曾在同一家剧院工作，三人关系亲密。格鲁根斯在纳粹的庇护下得以保全和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他即是《靡菲斯特》中亨德里克·霍夫根的原型；

《德意志零年》的导演罗西里尼最初进入电影界时，曾经为宣传机关拍摄过一些美化（或至少是没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电影，其中包括根据墨索里尼的儿子维多利奥的剧本拍摄的《飞行员的归来》和《带十字架的人》，但他在二战结束前受到抵抗运动的影响而改变立场，拍摄了著名的“战争三部曲”。《德意志零年》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在战败两年后的柏林实景拍摄；

《沉默如海》的作者韦科尔是法国沦陷时期的地下抵抗运动成员，他在书中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一开始拒绝了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将其改编成电影的请求，但最后不仅同意了，甚至还允许梅尔维尔在自己家里拍摄。梅尔维尔本人曾是自由法国秘密情报组织BCRA的副代理人以及法国解放运动的一名战士。他曾在西班牙被捕入狱，而他的兄弟在尝试接触他时被杀害。1944年3月，他和第一批战友穿越了德军坚守的卡西诺隘口的加里利亚诺河谷，另外他还是第一批开进里昂的法国军人。梅尔维尔拍摄的另一部作品《影子部队》，其作者约瑟夫·凯塞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时他当过飞行员，二战沦陷时期他投身于抵抗运动；

《桂河大桥》的作者皮埃尔·布尔二战时应征入伍，德军占领法国后他在新加坡投身自由法国运动，又以化名在缅甸、中国等地从事地下活动，后遭维希政府逮捕，受尽折磨；

《广岛之恋》的编剧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巴黎沦陷后接连遭遇厄运：刚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丈夫罗贝尔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流放。杜拉斯的挚友密特朗竭尽全力帮助她，终于为她找回了半死不活的罗贝尔，也将她引上了抵抗运动之路。她的小哥哥“死在日本发动的战争中。他死了，他，没有任何坟墓，被扔进万人坑里的死尸堆上”。左岸派导演阿兰·雷奈此前曾拍摄了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经典纪录片《夜与雾》；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约瑟夫·海勒作为美国空军第12军团B25轰炸机的侧翼投弹手，在北非和意大利战场共执行了60次飞行任务。这部黑色幽默派代表作即取材于他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该片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出生于德国柏林，由于他的家庭中混合着德国、俄罗斯和犹太血统，所以他童年时代就读于当地的一所犹太人隔离学校。二战爆发前，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他随父母举家飞往美国；

《卡波》取材于意大利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普里默·莱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这是不是个人》。莱维1943年加入游击队，不幸被捕，翌年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囚号174517。他在集中营幸运地挺过了11个月，这得益于他的年轻和体力，以及粗通德语，还有他受过的化学训练等等。1987年4月11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因为自杀。该片导演吉洛·彭特克沃生于意大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墨索里尼上台后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他被迫逃亡法国，二战期间又毅然返回意大利参加反法西斯联盟运动，并且成为一支游击队的核心领导人物。这位坚定的左派人士，被誉为“西方的共产主义战士”。彭特克沃为拍摄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拜访了很多曾经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还包括前纳粹；

《大街上的商店》的作者拉迪斯拉夫·格罗斯曼同样是一名集中营幸存者，其绝大部分作品都以纳粹时代为背景，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流亡以色列。本片导演之一杨·卡达尔生于捷克的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被抓进劳动营，他的父母和姐姐则全部死于奥斯维辛。卡达尔1968年流亡美国，直至去世；

《苏菲的选择》的作者威廉·斯泰隆二战时期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有志于成为作家的斯丁哥，其成长经历即带有作者本人的自传色彩；

《欧罗巴，欧罗巴》根据所罗门·帕瑞尔的自传《我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所罗门》改编。所罗门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和希特勒恰好同一天生日，他传奇式的求生经历让人很难相信这是真人真事。影片特意安排他本人在结尾中出现。这个故事对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之所以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是因为霍兰的父亲也是个犹太人，她的外祖父母在二战期间均死于犹太人隔离区。她的母亲是名天主教徒，参加过1944年的华沙起义，是波兰地下党成员。霍兰本人在1981年波兰戒严令发布前移居法国；

《无处为家》根据德国犹太人女作家斯特芬妮·茨威格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五岁的茨威格随父母于1938年从德国逃往非洲，生活在肯尼亚一个贫瘠的农场。茨威格的外祖母和阿姨均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钢琴家》根据波兰犹太钢琴家瓦拉迪斯劳·斯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一座城市的毁灭》改编。作品讲述了德国占领波兰后，他在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求生经历。波兰斯基看中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家人曾经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离区里待过。他说：“我对那段历史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回忆起来根本不费劲。”波兰斯基的母亲被送进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当时还怀有四个月的身孕，父亲和姐姐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伪钞制造者》根据“伪钞之王”、斯洛伐克犹太人阿道夫·博格的回忆录《魔鬼工厂》改编，书中记述了他参与“伯恩哈德行动”的亲身经历。博格于1942年被关进奥斯维辛，同年，妻子在此被杀害。一年半后，他被纳粹选为伪钞小组成员，并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最后侥幸逃脱被灭口的命运；

《索尔之子》的一个直接来源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特遣队员的回忆录《灰烬中的声音》（又名《奥斯维辛的卷轴》），同时还参考了其他多名幸存者的回忆录，其中包括匈牙利犹太人米克洛斯·尼斯利撰写的《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尼斯利也是一名奥斯维辛特遣队员，过去曾在德国学医，拥有医学博士头衔，所以被“死亡天使”门格勒博士选为助手，参与了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导演拉斯洛·杰莱斯的母亲是犹太人，其家族中有不少亲人死于奥斯维辛，所以母亲从小就向他讲述大屠杀史，这几乎成为他每天的家庭课。

再次感谢苏童为本书赐序。感谢我多年前在南京《周末》报的老同事、影友速泰春。本书初版后的2012年2月11日，沪上2666图书馆的合伙人2046为我热心张罗了一场读者见

面会，孙孟晋、刘苇莅临捧场。2013年4月8日，刘苇溘然辞世。7月6日，2666宣布歇业。  
作为与本书相关的小历史，是以为记。

张秋

2016年12月

# 1914

— 一战 ( 1914.7.28—1918.11.11 )

“全欧洲的明灯都熄灭了，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看到它们能够再次亮起。”

——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快逃，祖国来了。”

—— 一位意大利农妇看到以国家名义号召的战争，将要让她儿子上战场去送死，她对儿子如是说。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年代四部曲”之《帝国的年代》中引用了这句话。

## 目录

- 1 推荐序
- 2 “人质三部曲”总序
- 5 再版自序

### 第一章 永别了，武器

一战（1914.7.28—1918.11.11）

- 2 伸向战壕外的蝴蝶的士兵的手——《西线无战事》
- 15 不是胸前的十字架，就是墓地上的十字架——《木十字架》
- 25 乌托邦式的“单独和平”——《永别了，武器》
- 34 敌我之间的友情，如同监狱里的天竺葵——《大幻影》
- 46 “光荣之路无非是通往坟墓”——《光荣之路》
- 64 一个只有代号的活死人——《强尼上战场》
- 73 走上“国家奴役”之路的破碎个体——《雷德尔上校》

### 第二章 无情战地有情天

二战（1939.9.1—1945.8.15）

- 86 精神废墟上的一具瘦小尸体——《德意志零年》
- 96 弹钢琴的手怎么会去开枪杀人——《沉默如海》
- 108 国民性的自我“内爆”——《桂河大桥》
- 121 没人可以替你做这个决定——《无情战地有情天》
- 134 你不曾看见，你不会遗忘——《广岛之恋》
- 147 假如他们拷打我，我能坚持住吗？——《影子部队》
- 163 用个体的自由，去对抗现实的荒诞——《第二十二条军规》

- 175 “我不过是一个演员！”——《靡菲斯特》  
194 宁当爱情的人质，也不当国家的人质——《英国病人》

### 第三章 欧罗巴，欧罗巴

犹太人大屠杀（1933.1.30—1945.1.27）

- 212 “活着也不是那么重要”——《卡波》  
225 要么自己去死，要么让别人去死——《大街上的商店》  
239 怎么选，都摆脱不了罪恶感——《苏菲的选择》  
256 孩子的生命最重要——《十诫》之八  
270 战争中“身份不明”的漂浮物——《欧罗巴，欧罗巴》  
286 感恩终究不能代替身份认同——《无处为家》  
306 一个钢琴家的消失和重现——《钢琴家》  
326 被一泡尿浇醒的人格尊严——《伪钞制造者》  
343 我们永远都是“潜在的汉娜”——《朗读者》  
358 “我们已经死了”——《索尔之子》

- 372 延伸观看片目索引  
373 二度延伸片目  
374 参考书目

永別了，  
武器

1

第一章

# 伸向战壕外的 蝴蝶的士兵的手

——《西线无战事》



人质：保罗·博伊默尔 | 身份：德国士兵 | 结局：死亡

《西线无战事》的原著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说得或许有点过，但这本书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作者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在1916年穿上军装的时候，还是天主教师范学校一名18岁的二年级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后的翌年，他被送往西线战场，在战斗中共负过五次伤，其中最后一次是佛兰德战役，他为营救一名受伤的战友身负重伤。一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学校修完课程，先当了一年乡村小学教师，辞职后干过各种营生。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到处闯荡，拿着一只手提箱，贩卖零星什物，还做过石匠，在一家精神病院当过风琴手，后来渐渐走上写作之路。《西线无战事》这部自传体小说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的，一开始在报纸上连载，1929年出版后随即引起轰动，成为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畅销书，但同时也因其对一战采取反英雄主义立场招来了纳粹的攻击。他日后回忆说：“1931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胁。我既不是犹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当时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样，是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雷马克被迫移居瑞士。希特勒上台后，《西线无战事》和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一起被禁，并“享受”了被公开焚毁的“待遇”。雷马克本人1938年因拒绝回国被剥夺德国国籍，不得不流亡国外，1947年加入美国籍。在他流亡期间纳粹政权仍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他留在德国的妹妹埃尔夫莉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1967年，雷马克被联邦德国授予十字勋章。

著名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出生于俄罗斯，在比利时和德国学完了工程师课程。一战期间他为了逃避兵役而移民美国，不料他到达美国之后即被征召加入远征军并派往法国，直至战争结束。避之不及的战争经历，使他从雷马克的小说中得到了强烈的人性共鸣，并且成功地将其改编拍摄成为电影史上最早，也是最经典的反战片之一。和原著小说的命运类似，该片在德国、意大利等国被禁长达20年。戈培尔当时在柏林唆使一帮希特勒青年团员，到准备上映该片的剧院进行破坏和捣乱，达到了禁映该片的目的。迈尔斯通后来成功拍摄了一系列战争题材影片，其中包括改编自雷马克另一部同名经典作品的《凯旋门》。与此同时，雷马克的《生死存亡的年代》（电影译名为《无情战地有情天》）等多部作品都在好莱坞被搬上银幕。

影片一开始就让我们领略了战前的“德国式狂热”——著名学者克劳斯·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对此有过如下记述：1914年8月2日，就在“8月枪声”前不久，大量的战争演说回响整个德国大地，希特勒称这些激动的时刻仿佛是对他年轻时所经历的内心痛苦的偿还，“即使在今天，我仍然可以毫无羞愧地说，由于欣喜若狂，我双膝跪地，衷心感谢